

散文組 優選獎

夜間試話

鄭堪遠



鄭堪遠



簡歷

北部社畜，曾經躲進研究所，得過一些文學獎，正在以蝸牛般的步伐執行補助案，並每天情勒一隻虎斑貓說愛我（喵）。

得獎感言

你知道嗎，我沒有讀過巴特勒或西蘇，不喝焦糖瑪奇朵，更沒有遇過阿駿。

沒有敘述是真實的，這對散文來說真是不可饒恕。

但唯有這樣，我才能記得你。

夜間試話

我按下無線電。「值班役男蘇某，現在時間兩么么洞，訊號良好。」

「收到，訊號良好。」指揮中心說，接著呼叫下一個分隊。

救護班還沒回來。跨年夜，有的人興高采烈，有的人沒跨過去。學長自嘲我們就是高級靈車，只差沒有孝女白琴。螢幕顯示案件OHCA，病患高齡又癌末。

這一趟大概空跑。

我滑開手機，等待明天輪休。幾個訊息欄跳出回覆，有的剛配對成功，一一談情撩色。打個哈欠，想著不同的床，顏色各異的枕頭套，想著往被子裡鑽，裡頭有一個二十六歲的人的所有。學做海浪，不分晝夜地嘻笑與撫摸，任由性的引力牽動。順其自然，不用太清醒，沒踏上地的都是自由人。

對出門買咖啡的學長點頭致意。消防役的日常工作就是待在值班檯，接收指揮中心派遣、協助謄寫出勤紀錄、登打車輛使用里程。一開始手忙腳亂，久了，無聊的時間比想像的還長。外頭氣溫直直落，預報說這一波霸王寒流十年最強，也擋不住男男女女揮別舊的一年，音樂催落去。

試話結束，指揮中心指示各分隊回撥119進線，模擬大量話務測試。

撥過去，等待，跟學長回報分隊名稱，道晚安。然而老舊的城區總不安好，起火燃燒、電梯受困、喝醉跌倒、兩車相撞，城市裡每分每秒與各種人擦身而過，有的碰成了口角，有的碰成永隔。同梯line群有人說，他唯一一次好奇跟著救護車出動，送右食指斷掉的機車騎士就醫。



現場找不到斷指，同梯的說，我後來躲到旁邊去吐。
那麼你呢，阿駿問，你有見到死人嗎？

遇見阿駿，才稍微風平浪靜。同歲，也在念研究所。年輕的碰撞像龍捲風，只能事後諸葛，細細琢磨星座之相性或人類圖。

但我知道事情其實沒那麼複雜。一回生二回熟，第三次他搔搔頭說睏了晚安，外頭修好的路燈映出慾望的俗，我一把抱過去說不行這晚上還很長，阿駿說你別鬧了明天早八我要口頭報告。我的雙手不長耳，一會兒又開始鬼祟起來。

唉呦，放過我好不好。阿駿害羞地說。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離不開阿駿了。

有時我早一點醒來，陽光普照，春暖花開，阿駿依偎在我的手臂上。捏他一把，吻住哼哼唧唧的賴床。

我喜歡阿駿是個博愛的人，他血液裡澎湃全宇宙的喜怒哀樂，眼淚垂憫全人類的矜寡孤獨。我有時想，每個社會議題都被他說得天涯若比鄰，好似研究者非得是伸長了手臂、捧住現實的醜。

沒有，我邊傳訊息，我也不想看到屍體。

看來你很悠閒嘛，爽兵。我想起早半年畢業的阿駿，抽到海陸。

硬要說就是睡不安穩。我說。雖然不需外勤，但要負責火警值班，意思是半夜如果要出動救災，就算凌晨兩三點也要爬起來，顧值班檯。睡眠被切得零零散散，養成無時無刻都抓緊時間補眠的作息。

聽起來很有趣。阿駿說。睡覺被切得那麼碎，你是不是硬不起來了。

去你的。

腳邊的無線電傳來學長的回報，現場男性患者年約八十家屬表示放棄急救後續交由員警處理準備返隊。收到，時間兩么兩洞，指揮中心說。

我看了一下阿駿的限時動態在酒吧，觥籌交錯，有個男生連續三杯shot，眾人鼓譟。

我站在分隊外頭抽菸，按了他限動一顆愛心。

賀爾蒙黏膩的膚質感緊黏著身體和馬桶，隨著菸味在排氣管亂舞，就惹怒整棟的住戶吧連房東太太一起。挨坐床沿，我跟阿駿說在廁所的三分鐘如何是絕妙的藝術靈韻。

幫我拿。阿駿指向桌上的IKEA水瓶。

我盯著他喉嚨發出咕嚕嚕的涼爽。七月在體內躁動，保險套被髒兮兮的衛生紙圍繞，聞得到暑氣的殘骸。

你懂嗎，我想要的是更全面的、更深刻的問題意識。阿駿擱下水瓶。

究竟是什麼呢。我問。

我不知道。阿駿說。我真的不知道。

抱我。阿駿的頭陷入我的盤腿。我理了理他的髮絲，指腹在頸肩踮起腳尖，噠噠噠。牆上的指針往前一格，舊的一天膩成一個囁。

我只有說抱我，阿駿撥開我挑逗的手，你硬個屁？

你難過什麼。

我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沒事。

我摟他。你又想起他了對不對，別胡思亂想了。

我只要你抱我。阿駿說。

有好一會兒我們融入純潔的安分。水中有光，光裡有Line訊



息和遊戲通知。皮膚貼著皮膚，是肉身的海岸線。呼吸是潮，接近後消失。

我覺得口乾舌燥。阿駿說。

我的舌頭伸進去他的嘴。

你再這樣，房東會把你趕出去。阿駿說。

那是他的錯，這個破地方沒窗戶沒陽臺怎麼抽菸。

再一次得證，這世界早就壞了。

不對，我的世界依然健在，而且我特別愛他的屁股。

阿駿頭歪一邊，哎了一聲。你的世界要跌倒了。

我加速世界的傾頽。五坪格局，一房一衛，床頭用二手拍賣社團買的星星燈串妝點，和幾張B4大小的電影海報。

如今我沒事時就躺在床上，看可愛動物或挺勃的陽具，聽深夜出勤的學長補眠所發出的鼾聲，以及樓上學長健身的槓鈴撞地，並時時刻刻警戒隨時大叫的火警鈴。

真好，女朋友餵。學長邊脫救護背心邊說。

朋友啦。

好渣喔，欸妹妹你有聽到嗎，他說妳只是朋友喔。學長湊過電話喊。

下一秒螢幕跳出警示。

「九么救護出動。」

「出動收到，兩兩洞五。」

學長看了螢幕一眼，嘖，馬的，又是路倒。再細看一下地圖，靠么又是那個老劉，八成是便利商店報案。欸學弟，等等我買咖啡請你，別再讓勤指派案進來啦。

我笑著聳聳肩。老城區的遊民多、老人多、低收入戶多，自然怪人鳥事多。有的遊民送過幾次，成了救護車常客，一看通報

位置就大概知道是誰又喝醉賴著不走。

敞開啤酒，湧出白花花的泡沫，暑假理應像一則廣告，讓浪花開在腳邊，砂礫黏在小腿脛骨，清純活力的寶礦力和曬傷。

不幸我困在研究生發表會議上，艱難地援引女性主義知識回應阿駿的發表。基本上我的知識不脫兩篇課堂導讀，一篇巴特勒一篇西蘇，還是簡中版。

你不覺得，文學就是性愛的體位。在會議後的晚宴上，我趁著酒意對他說。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喜歡的也就那幾種，偏偏我們自視甚高，硬要往那些高難度去。

阿駿笑了出來。你沒必要因為當評論人很失敗，就自己生悶氣。

我的意思是，到底那些破字句有什麼值得在乎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以為自己眼淚要流出來，結果是胃酸猛虎出關，打了一個隔。

阿駿只是微笑。

我想尿尿。阿駿說。

加一。我搖搖晃晃的跟著他走去廁所。

欸，你覺得我怎樣。阿駿問。

什麼怎麼樣，我說，我就看不懂你那篇論文啊。

我是說我，阿駿抖了抖，我這個人。

我對上他的眼睛。沒有移開。

你好嗎。我想了會兒，邊抽著第二根菸，勉力擠出問候。

我很意外阿駿接起我的電話。

已讀的尷尬裡我覺得，早知道就識相地封鎖對方。打過去，接通，說上話，然後無話可說。

我不要那麼可憐。



另一頭夜店的喧嘩越來越小聲，偶有模糊的車流，再來就是大片的夜色。

唉。你叻。阿駿嘆口氣。我很好，我想你也很好。

嗯，那就好。我恍惚間有些失神。

其實我想說的不是這個。我說。

我知道。阿駿說。

我只是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我舌頭有點打結。

阿駿執迷著困難，我執迷著受困的他。那一陣子我幾乎要相信，懷抱拯救的心態足以構成愛。聆聽新書發表時作者的造作，閱讀長篇深度報導後徹夜討論，或者買雙人套票去看有名的攝影展。藝術是痛的結晶，陪著阿駿領略原來活著是多麼僥倖，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眼淚值得被寫被珍惜。

咖啡廳放著 Lo-fi，阿駿坐在對面喝著自己的焦糖瑪奇朵。我替自己的冰美式加奶精，並望著鄰桌的愜意：外套反穿、抵擋貼心過頭的冷氣，高中情侶扭扭捏捏打開蘋果筆電看簡體翻譯的影集呵呵亂笑。

看著阿駿對著筆電苦思，我幫自己斟不曉得第幾杯開水。

阿駿說，他希望題目能夠回應現實、切開社會的爛瘡，一邊衡量要怎麼跟老家的爸媽說明又延畢一學期的原因。

其實現實才沒有你的菊花那麼緊繃。我說。寶貝你只是一張往礁溪的車票，或者遠一點到太麻里。

阿駿瞪我一眼。

綠島也不錯。我說。

我把菸蒂踩熄。想起那些有夢的損友，如今有誰生的了根。絕大多數在城裡的都是浮萍，簇擁土生土長的睡蓮。我這類人更次一階，斯文敗類，是精神上的毀與燻黑的肺，校門口的地磚都比我光彩。

剛下單位被學長問研究些什麼，說了文學兩字又打住，像慢半拍意識到牙縫的菜渣，多餘且不雅。沒什麼用的東西哈哈我只是逃避出社會罷了，並將話題回到學長做消防多久了之類云云。

直到連上床都變成一件太掃興的事情。

我大半夜繞著兩三排的貨架，像個營養師閱讀包裝上的成分。兩腳穿不同鞋子的遊民經過我，拿走一顆即期的巧克力麵包。

隔壁層架窩著一對男女，用國小生的字彙說著愛。他們衣著輕便，看起來有點零散，有完事後的愉快。男生拿了兩個不同牌子的保險套擺到女生面前。有人在看啦。女生說。那我就都買囉。男生回。打打鬧鬧，最後順手拿了冰淇淋去結帳。

如果我真想跟他們說：我他媽的羨慕死你們了。

你總是這樣。阿駿對於我忘了買寶亨六不置可否。像個自憐的少年，把每件事都說得像鍍一層淫，夠淺薄的。

我來不及思想的淺入，肉體已是深出。

也許我想說的是：那些拗來彎去的角色心境、蜿蜒難解的理論操作、針鋒相對的美學立場，都是我們獲得知性的高潮後，所吐出的一些腥臭心得。

我幾乎可以聽見阿駿微微勾起的嘴角。

聽起來像結紮的狗想討摸，電話裡的阿駿掩不住笑意，被你無聊的自作多情。

現實從未真的傷及我們，我接著說。冰箱裡有足夠的培根和花椰菜，喜愛的漫畫在超商待取，電話費燃料稅之類的就寄給老家的父母。就是幸福的過頭，才需要一些他人的悲劇調味生活。

你少自以為清高。阿駿反擊。在自介上打會抽捲菸也喜貓，





偶爾適時的皺眉或義憤填膺，並沒有讓你比較特別，不過是期待有個特別的他擁抱你的寂寞芳心。

交班的學長走下樓，逕自清點無線電、挪動救護AB班、簽好工作紀錄簿，我道了聲晚安慢慢走上樓。

晚安，阿駿說，我要掛了。如果沒什麼事。

拖著緩慢的腳步，我說：也許我只是想跟你說，新年快樂。

樓下傳來歐伊歐伊的鳴笛，新的一年，事故仍頻。我摸上上鋪，盡量不發出太大的動靜。在睡著之前想傳送語音訊息給阿駿。按下錄製。

點開，只有學長深厚的鼾聲迴盪著。

散文組 優選獎

〈夜間試話〉評語

言叔夏

這篇作品具有一種高度辨識性的語言風格，作者巧妙地使用無線電通話器這樣的意象，開展一種關於溝通之可能與不可能的縫隙。這個被撐出的裂縫裡，收納了個體與集體的種種論證。這使得本文所納入了經驗材料，如同志、社會運動、學院體系的知識與虛無……諸種議題，其邊界變得模糊曖昧卻又能相互應和，如同通訊中的試話。那些對話之不可能處，在作者的處理下，皆成為具有刮傷質地的美麗雜訊。通篇處理一種虛無，卻也充滿一種和虛無一起遊戲、迴旋起舞的姿態，甚至在文末滲漏出一種深情，是本次作品中我個人相當喜歡的一篇。

